

# 地北天南 此处为安

## 家在武荣山水间

| 王士龙

我曾无数次登临群峰之巅,远眺泉山苍苍;我也常伫立西溪之畔,凝望晋水泱泱。这一方收纳泉山晋水的形胜之地,山朗水润,古称武荣,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也是每一个南安人的灵魂安放之所。心安此处,足慰风尘!

眉山之阳,西溪左岸,在晋江中游最后一个村庄的红土丘陵上,有一座和村庄同名“黄甲”的宫庙。庙里供奉着唐朝名将张巡,人们尊称他为武安尊王,把他当作烧陶制瓦的窑神。这个村庄就是我的家乡。水运兴盛的引口时,逶迤绵延的戴云山余脉就像风雪中初为人母的女子,将此裹了个严严实实,只有不舍昼夜的西溪水才能冲破重重束缚,连通外面的世界。依山傍水却山环水绕,真算不得风水宝地。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阻水隔的自然条件迫使人们聚族而居的同时,却也在封闭与隔绝中蕴蓄着交流与融合。

从家乡溯西溪上行不远,就到安南两地的界山——交界岭了。岭上有个灵应漳州姑婆遗迹,至今香火不断。人们不分县域,奉之为神,口口相传着漳州姑婆美的故事。交界岭东麓,有一个畲族聚居地,那便是母亲的故乡。明末清初,母亲的先祖自漳浦迁徙而来,卜居于此繁衍生息,一晃已四百多年。交界岭的另一侧,朝天山脚下,罗内溪汇入西溪之处便是祖母的故乡,那里的安山庙主祀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人们敬称之为境主公。

西溪一路向东脱离安溪,在右岸接纳了发源于象运山的英溪。两水交汇之地,就是外祖母的故乡。可惜的是,外祖母的

亲人们在二十世纪移民闽西的浪潮中背井离乡,故乡从此变成了他们的梦乡。沿英溪逆流而上,矗立着形如仰天玉女秀鼻的龟尾山。山脚的英溪左岸有成片的田畴,其间散落着一些古朴别致的番仔楼和古大厝,其中就有妻子的外祖父家。那可是远隔重洋的海外游子,用一封又一封的侨批修筑而成,借以盛放他们跨越山海的乡愁。再逆流而上,翁山下的良田沃野便是“参差十万人家”的金英盆地。盆地中央,英溪左岸,坐落着曾祖母的故乡;英溪右岸,则是妻子的故乡。溪畔的董林古码头,那是海丝之路曾经的内河古驿渡。不远处的闹市,有座分炉于九日山的昭惠庙。每年正月初九,人们都会传承着脱胎于舟子拉纤的拔拔灯习俗,上演着人神共娱的全民狂欢。

冥冥之中,山,挺起了人的脊梁;水,汇聚了人的血脉。山与水在武荣大地上长厢厮守,兼收并蓄。但年幼的我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欢喜和眷恋。在我眼里,山是孤独的山,水是寂寞的水。我渴望走出这井底一般的天地,想看看山那一边的世界和水之尽头的样子。

山那一边的世界,最初来自外祖父的叙事。外祖父是铁匠出身,年轻时常年肩挑打铁担,在闽南一带以打铁为生,足迹遍及漳州各县。他告诉我,翻过苍山,越过五峰,深格,前面名叫“角美”的所在就是他们的歇脚之处,那里是他两个兄长安家的地方。再往南,翻过更多的山越过更多的岭,沿着先祖迁徙而来的路线,就到了他熟悉又亲切的漳州大地。



穿城而过的西溪,是多少游子魂牵梦绕的母亲河。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水之尽头的样子,更多源于祖父的讲述。既是船工又是窑工的祖父,早年间撑过船卖过瓦,上可达安溪县城,下可抵泉州浮桥。在他口述中,乘舟顺流而下十余里,有个名为“贵峰”的村庄,那里留存着我们一段明朝期间的家族记忆。泛舟而下,过了东西溪交汇的双江口,前面不远就是金鸡古渡和九日山了。船泊笋江桥码头,拾级而上,沿黄甲街进临漳门就到泉州古城了。黄甲街并不长,却有一座和家乡黄甲官名字一样的宫庙。两座宫庙关系匪浅,人们流传着武安尊王神像“头在浮桥,身在黄甲”的趣闻。笋江桥往下的江段,海水涨潮时,四五丈长的竹篙打下去都撑不到江底。再往前就是蓝蓝的泉州湾,迎面吹来的便是咸湿的季风了。午后,扯起风帆,乘风破浪,不上两个时辰就可以溯水满载而归了。

长辈的话只能满足我年少的好奇,我还是常常痴想着远方。越长越大,我终于一步步离开了家乡。从妙峰山,到南山,再到清源山;从西溪,到晋江,再到东海之滨,每一个成长的足迹都留下我独自眺望远方的背影。长大后,我又行过很多山,涉过很多水。最终发现,山那一边还有山,水之尽头还有海。奇怪的是,每当行过每一座山,涉过每一程水,我都会回望故乡的方向。我知道,那是家的方向。

人到中年,在与家乡的长年守望中,心渐渐多了些淡泊与安然。我明白,走遍万水千山,心安之处是吾乡。每一个想家的人,从灵魂深处扬帆起航的每一支舰队都可以找到那个名叫家乡的港湾停泊。家在武荣山水间,离家也好,安居也罢,我们都会铭记那个温馨的名字,叫作“南安”!

## 朵桥土楼

| 李奇茵

民间会流传“有朵桥富无朵桥厝”的谚语。

门廊之上,“银青东庄”的石刻苍劲有力,麒麟踏云、龟驮天书的纹样栩栩如生。这四字蕴含着闽南傅氏一族引以为傲的源流典故——傅氏祖先曾官拜银青光禄大夫,这份朝堂之上的荣光,被后世子孙郑重刻于门楣,既昭告着家族的显赫过往,也寄托着对子孙勤勉向学、立身扬名的期许。门侧“版筑传芳”的题字,则补全了家族的底色,先祖以夯土技艺起家,踏实劳动的匠心,与崇儒尚文的家风交织,成了傅家子弟立世的根本。

天井的一侧,有一绿岩雕成的石水池,正面有楷书题诗:“小小书斋,数竿修竹。窗明几净,香清茶熟。好鸟弄声,时花怡目。黄庭临罢,南华辍读。筹此欣然,默领清福。”可以想象当年窗外修竹摇曳,楼里临帖读经的情景,一派清心雅致。清代有乡贤夜宿土楼时,曾赋《咏聚奎楼》一诗,更是将这座土楼的书卷气与楼外纵横阡陌的泥土味互衬交融:

巍峨三层楼雕雕,名胜长留记朵桥。  
崖峻双星月近,窗开四面地天遥。  
青山环拱东西峙,绿水平分南北朝。  
中有高人书夜读,声音透入碧云霄。

母亲晚年的回忆里,朵桥土楼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她小时候住在泉州城里,抗战的烽火燃起,举家迁回金淘故里。在朵桥小学插班的那些日子,她每天都要穿过聚奎楼。或许,她也曾在门廊下辨认“银青东庄”与“版筑传芳”的石刻,听长辈细说先祖封官的旧事,讲傅氏兄弟建楼的传说。那些岁月里的片段,成了母亲时常念叨的乡愁,也成了我对这座土楼最初的向往。

我站在土楼的天井里,阳光穿过瓦檐,落在石水池上。风从窗棂间钻进来,带着稻田的清香,也带着时光的味道。朵桥土楼,载着傅氏家族的家风与传承,也载着一代又一代金淘人的乡情。它没有声名显赫,没有游客盈门,三百多年来,只是静静地立在故乡的土地上,守着日出日落,守着一方烟火,守着每个游子归来时,心头最初的那念。

此刻,远山静默,炊烟袅袅,聚奎楼的影子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很长。母亲的乡愁,连同银青衍派与版筑传芳的印记,都隐藏在在这黄土与青石筑就的楼里,成了一首读不尽的乡土诗,在闽南的风里,久久相传。

## 回望南安

| 陈伟泉

对一片故土真正的热爱,不应是走马观花地流于表面,而是要深刻融入那里的风土人情,打撈故土旧事,并为之产生出深层次的交流和共鸣,用心体会自我生活圈子之外的精彩。因为妻儿老小常年生活在南安的缘故,这几年我有机会频频回望南安。在现代生活节奏高强度的当下,我触摸南安的方式稍微有些不同,我喜欢骑着小电驴,从泉州少林寺出发,一路上慢悠悠地经过鲤城老城区和武荣古城,再沿江滨南路、江滨北路等新景观一路南下,约莫个把小时就可以直抵南安中心城区。

在这一路上,每每经过南安丰州地界,总会禁不住刻意放慢脚步多逗留一阵儿。有时会顺路拐入南安文庙看看,走走郑成功焚青衣处,或走走九日名山,更有时,我会想象着在1200多年前的某一个午后,南安四贤中的三贤秦系、姜公辅和欧阳詹最终选择在九日山上筑室隐居、作诗唱和的场景;也想象着九日山上那七十八方石碑石刻在当时是否都暗藏着怎样动人的故事与传说?想象着九日山上曾经举办过怎样一种盛大而又威严的仪式,而后又是如何通过梁安古港千帆出海,航帆百货万国商……想象着无数外地落魄士子和文人贤才为何都喜欢选择到一个叫“招贤院”的地方避难,而一次次接纳他们的人又是一个怎样心胸宽阔的族群?他们当时的内心又是否曾激荡出

怎样的一股情愫?想象着郑成功当年为何选择在南安文庙前弃文从武,焚青衣表心志,而他对于自己父亲的叛降又有一种怎样的义愤填膺或是百感交集……这一路上我所看到的遗存古迹与想象中的这一段段曾经生发在武荣大地上的人文故事,他们当年在这片历史时空之下最终又是如何选择与现实产生妥协和解?

回望南安,最容易看到的是散落在在这片神奇大地上那一个个耀耀璀璨而又饱经风霜的物件,九日山上的石碑石刻清晰地刻录着这里曾经有着闻名世界的海丝文明;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称的五里桥边古朴精致的老式骑楼也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带我们感受着另一种古老记忆;而位于南安官桥漳州寮,堪称“闽南建筑大观园”的蔡氏古民居更是早已闻名遐迩,里里外外装饰着数量繁多而又精致绝美的木雕、砖雕、浮雕,俨然一个小型博物馆,而众多书法、石雕等家家家训,又处处都体现着蔡氏先民对于子孙后辈的拳拳劝勉和殷殷期望……除此之外,还有郑成功陵园、南坑古窑址、五塔岩、中宪第、林氏民居、坂埔古厝、观山李氏民居、桃源宫陀罗尼经幢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竟然保存有十多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散落在南安大地上的古村堡、古戏台、古寺庙、古民居数量又是比

比皆是、灿若繁星,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或流传下来或流失而去的故事,都有待我们年轻一辈的文史后世们不断去挖掘、去见证、去传承。

回望南安,不能不提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那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传奇人生。他们中有敢为天下先的开闽文宗欧阳詹;有以血捍道、点亮晚明星空的大思想家李贽;有南明擎天柱、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有从归国华侨到开国上将、九死一生战功卓著的一代名将叶飞;有世界橡胶大王、济世益民的慈善大家李光前……每一段人生都是一个闪耀千古的灵魂,如果没有他们,闽南璀璨的人文故事将大为失色,祖国的山河也可能无法如此完整存在……

回望南安,就是回望那一段可歌可泣的“衣冠南渡”和“过台湾下南洋”的壮举迁徙路。在历史中,南安武荣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场域的象征,在历史上曾辖漳、莆、泉等闽南南半壁江山,一度成为闽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接纳着数不清的从中原避难而来的士子流民。这些中原百姓越过福建山脉中的隘口,为闽南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在与当地土著居民漫长的融合中,形成了南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而后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过台湾下南洋”等壮举,把中华文明又传播到

了世界各地。可以说,南安是中原文化、闽南文化和海丝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发源地。一代又一代的南安先民们,也在一次次地颠沛流离、时序更替中认清了自己的宿命。先民们对于脚下这片土地适应能力也注定了自己的主人标识,一代代漂洋过海努力谋生、创造生活事业新奇迹的南安侨亲们,直把他乡作故乡,凭借着“敢拼爱赢”的精神硬是在他乡闯出了属于南安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回望南安,更要回望或散落或生根在南安大地上不断生长而出的人间烟火味。南安有中国古典音乐“活化石”之称的南音,有着“民族艺术奇葩”的高甲戏和木偶戏,有典雅多姿的梨园戏;有璀璨夺目的人工彩扎工艺;有龙眼、荔枝、杨梅、香蕉、柑橘等四季佳果,还有海蛎煎、烧肉粽、面线糊、洪濑鸡爪、九重糕、麻糍等地方特色小吃,它们构成了南安人民挥之不去又念念不忘的精神物质食粮。

春和景明,武荣大地万物复苏。南安,这片曾经是闽南最引以为傲的千年古郡,生发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每一段历史都是那么的波澜壮阔,激荡人心;每一段历史都是那么的璀璨耀眼,绚烂夺目。回望南安,就是回望那段我们永远也割舍不下的乡愁;回望南安,不仅仅是回望旧时路,更让我们懂得将来的我们该如何去自处,如何去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路!

## 洪濑鸡爪

| 曾慧

洪濑历史悠久,因晋江上游东溪流至西林湖尾时,地势下斜,溪中多卵砾石,濑头洪水湍急,故称洪濑溪,溪畔的集镇称洪濑镇。

洪濑鸡爪是闽南传统风味小吃,善于制作鸡爪美食的洪濑人,早已把店家开到了全国各地。就像想吃沙县不一定要到三明一样,想吃鸡爪也不一定要到南安,你所在的城市或小镇,一定有几家写着“正宗洪濑鸡爪”招牌的店家,定能满足你的欲望。洪濑鸡爪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原来,洪濑鸡爪的制作特别讲究,是将鸡爪、调味粉和适量辣椒调配、制作而成,再经过热蒸和热炒。制作完成后的鸡爪口味微辣、口感滑韧,很有弹性。

此前,我有幸来到洪濑,江南古镇处处洋溢着一种暖融融的气息,心中默念着“洪濑”二字时,闭上眼一想,舌尖津液潺潺流出。是鸡爪的吸引力让我有了条件反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条涨着春水的溪,在古老的石滩上打着旋儿,泛起细白的、温顺的泡沫。我兴奋前往,就在这条溪岸边,一家不起眼的老店,守着一味让远近的人念想了大半辈子的东西——鸡爪。

并不起眼的小店被一个玻璃柜占据,里面码着一盘盘酱色的、油光光的熟食。最显眼的,永远是那一大盆鸡爪,堆得像座喷香的小山。

老板娘是个微胖的妇人,系着白围裙,脸上总挂着笑。那笑容也像是被这店里的卤汁浸润过,有一种踏实的、家香的厚味。你若是头一回回来,怯生生地问哪一种好吃,她必是头也不抬,手里的夹子指向那盆鸡爪:“喏,这个,我们的招牌!不好吃,我不收钱。”话里是满满的底气,听着就让人心安。

我不急着买,先站在那玻璃柜前看了一会儿。看那鸡爪,一个个,卤得透透的,呈现出一种沉稳的、近乎琥珀的深棕色。皮是紧致的,绷在细小的骨节上,又似乎软糯得一吮就要化开。浓郁的卤香,混合着八角、桂皮、花椒的辛香,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勾人的甜,热烘烘地扑面而来,直往人鼻孔里钻。仿佛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挠着你的胃,也挠着你的心。这时候,你便觉得这小镇的黄昏,因这香气而变得格外可亲了。

称上半斤,用塑料袋包好,捧在手里,还是温热的。窗外是洪濑的夜,远处有零星的灯火,更远处是沉静的山影。溪水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但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这小镇平稳的脉搏。万籁俱寂里,只有我与这一包鸡爪相对。

我慢慢地吮着、剥着、品味着,吃的仿佛已不是鸡爪,而是一段被浓缩的、醇厚的光阴。我想,一只鸡爪在庖厨看来,是多么不起眼的“下脚料”。它没有鸡胸的规整,没有鸡腿的丰硕,只是由几根伶仃的细骨,连着一层薄皮和那一点附着的、需要耐心与巧劲才能获得的胶质。它是被忽略的,是宴席上的边角,是主流之外的零余。可偏偏是它,在这闽南的小镇上,被一双朴实而智慧的手,点化成了传奇。

这多么像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我们大多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傲人的天赋,如同这鸡爪,是生活盛宴里最寻常甚至被轻视的“边角料”。我们的人生,也充满了这样那样的“骨节”,嶙峋的、曲折的,看似无用的。我们磕磕绊绊地走着,常常感到自己的无力与卑微。可是,洪濑的鸡爪告诉我,重要的或许不是你“什么部位”,而是你最终被“如何料理”。

那些嶙峋的骨节,是撑起我们形状的支点,让我们不至于瘫软成一团;那层薄皮,包裹着我们历经的酸甜苦辣;而那需要耐心寻觅的胶质,不就是我们在岁月里慢慢熬煮出的韧性、温情与独特的滋味吗?当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锅“老卤”——可能是热爱,是坚持,是一门手艺,是一种信仰——将自己全然投入进去,让时间的火慢慢地煨,让生活的香料深深地渗。那么,再卑微的出身,再平凡的材料,也能焕发出惊心动魄的光彩与滋味。这光彩不为取悦他人,这滋味首先慰藉自己。

夜渐渐深了,袋里的鸡爪已所剩无几。指尖留着黏腻的香,心里却是一片澄明的饱足。那卤汁的回甘,久久地停留在舌根,像一句余韵悠长的叮咛。

窗外的洪濑镇,已然完全睡去。而我知道,明早太阳升起,那溪边的老店里,又会熬上新一锅卤汁,那香气又将唤醒一条街,温暖无数个像我一样的、在平凡中寻找真味的路人。人生或许本是一平无味的鸡爪,幸而有那么一些执着与热爱,为我们熬煮出了一锅足以安身立命的、滚烫的老汤。